

世界头条恐怖新闻

彭子强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7.8
243
1

世界头条恐怖新闻

彭子强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075481



文子学院 0056653



世界头条恐怖新闻

彭子强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75·字数165,000

1990年5月第1版·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640

ISBN 7-5033-0158-2/I·135

定价:3.30元(腰)

从地球的眼睛看，来自太空的威胁比什么都恐怖。

传说中的荷兰飞人预告灾难。但回顾灾难也许更有滋味；灾难往往伴随着史诗。

春天刚刚降临的时候，一场人类难于抗拒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时，世界为一个深刻的不安所躁动，紧张得如同“天柱”要折，三维空间仿佛都发生了颠倒，人间正在朝灾难的深渊陷落下去，恐怖的呼嚎从地球的这一边传到那一边。大海在哭泣，大地在发抖，城市的窗口闪过无数惊惶无主的眼神儿……不同肤色的人类如同被踩了巢穴的蚂蚁一样，凄凄惶惶，心惊肉跳。

一向有内紧外松传统的中国，表面上显得极为平静，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晓得有一场核灾难高悬在自己的头顶。只有几十个上百个人在为我们的世界担忧，他们具有坚强的神经，经受着高频震荡的颤栗……

“保密”保护了那些脆弱的神经，保护了城市的安定和秩序，保护了家庭的欢乐和情侣们承接夜露的吻……

而现在可以说了：与灾难意识和保密意识相比，它更具有史诗的品格。罕见的灾难，也许几十年、几百年才遇上一次，仅此就值得用长篇形式做一下荷兰飞人，重新告诉那些不知道世界曾经从太空钢丝绳上走过来的人们。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书的人物多系虚构，如与真人真事有相同之处，纯系偶然。

——作者谨识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真实事件。

1983年元月，苏联一颗携带强大核反应堆的卫星失控，急剧坠落，威胁着人类安全，全世界为之恐怖。外电预测核反应堆有可能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四个国家。我卫星部门制定了“战胜死光计划”，拟在一些城市实施疏散防护。但我军卫星专家力排众议，作出冒险抉择，将军震惊，外国记者为之瞠目。

围绕这一恐怖事件，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美苏官员和空间国家的科学家纷纷登场，各国情报机构也猜测纷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太空死光笼罩，人间英才奇出，忠于职守的中国卫星专家克服了自身弱点和心理障碍，大智大勇，准确预报落时落点，避免了一场核恐慌。国威、军威和科技之威得以弘扬，我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在大灾变中的应变能力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考验中也有爱情……

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鞭笞了邪恶。

目 录

一、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惊人发现	(1)
二、苏联：深刻的不安	(8)
三、整个世界都紧急行动起来了	(19)
四、使命：冒中国人不曾冒过的风险	(22)
五、凌晨：女助手和将军的特殊军务	(41)
六、打赌后贝尔兹少将匆匆回国受命	(50)
七、雄心勃勃，但头一脚就触上大霉头	(58)
八、捉住了太空魔影却更紧张了	(69)
九、他使她心醉神迷，但签证携走了他	(75)
十、美国：无论如何不能让对手赢棋	(79)
十一、在机场，盖司令很莽撞	(84)
十二、大功率雷达紧急启动	(93)
十三、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电视讲话	(101)
十四、美国人飞往迪戈加西亚岛	(105)
十五、愁云浓锁：核装置不见了	(119)
十六、立即着手实施“死光计划”	(131)
十七、恐怖蔓延，“世界的脸色吓得苍白了”	(140)
十八、灾星落不落中国？搞不搞城市疏散？	(149)
十九、盛总的“秘密武器”	(162)
二〇、新闻发布官获悉惊人新闻	(172)

- 二十一、斯里兰卡和西岭：可疑的卫星陨片……… (178)
- 二十二、午夜，颤栗的心被跟踪…………… (187)
- 二十三、将军：该不该向世界宣布？…………… (203)
- 二十四、刚告知岛国武官情况便急转直下…………… (217)
- 二十五、坠落前夕变态：一切都乱套了…………… (225)
- 二十六、人类幸运的2月7日…………… (236)

1.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惊人发现

一台象电影经纬仪那样的光学天文望远镜伸出巨大硕长的镜筒昂首冲着天空。

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杰弗和年轻漂亮的玛丽小姐正在观察天宇。天文望远镜巨大的倒影笼罩着他们。他们身边还带领着一群少年业余天文爱好者。

杰弗有一双爵士家族那样纯正的蓝色眼睛，它们深深地镶嵌在金黄色的眉峰下，好象是斑斓秋天里的两汪湖泊。他的喉结因为瘦长的脖子显得分外突出，说话时不时地上下移动，好象控制着音量的大小。有一两绺浓浓的亚麻色头发耷拉在宽阔的前额上，胡子则乱糟糟地长久未经修理，一看就可能被猜测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学者。当他把眼睛贴在天文望远镜上时，他眼角的皱纹便成辐射状散布开来，而挺拔的鼻梁马上给他那张瘦削刚毅的脸勾勒出一副令人难忘的雕塑，那才华、那学者的气质正是从这不寻常的造型中透露给你的。

玛丽小姐则穿着一套浅色衣服，因为她长得很白，这种打扮衬托出她的优雅的风采。一头金发显然经过精心的修饰，卷着浪花围住了迷人的雪嫩脖颈。浅蓝色的眼睛狡黠灵

活，形成弧圈的棕红色睫毛频频闪动，透露出一种内在的压抑不住的生机。她有一副很棒的体质，高耸的胸脯既富于魅力又是咄咄逼人的青春朝气的象征。她全神贯注观察星空时的姿势，简直就象是一尊女神像。

她的睫毛不住地霎霎闪闪，她被太空的景观深深吸引住了。

一颗颗卫星在轨道上翩翩起舞，旋转着英姿。或仪表端庄，淑丽典雅；或含笑顾盼，明眸闪烁；或体态丰腴，雍容华贵……真是绰约万千，充满生命的活力。当然她看到的仅是低轨道上的卫星。

此刻地球被夕阳裹在星际间旋转，大海不安地躁动，如同要倾倒地球，搅得远云飞卷。

荒寥得无涯无际的太空，无数的星球横旋翩动。仿佛在沉凝闷重里卷来了蜃气，在奥妙的千古之谜中，无形的宇宙黑洞以无法抗拒的吸力改变着一些人造天体的轨迹，有的卫星在画面中错位。

阒无声息的太空忽然间猛烈地抽搐颤抖。

万古荒旷空间似乎变得不安分不守恒起来了。

这时，杰弗站到天文望远镜面前接替玛丽，因为玛丽观察累了，眼睛发疼。

这台天文望远镜座落在离伦敦大约二百公里的一座山上。

这是英伦三岛上空少有的能见度最清晰的好天气。

镜头上只见一个披头散发面目狰狞的太空魔鬼，丢了魂似地能滚着不规则的跟斗。

相距遥远而又遥远，但朝天伸出的倍数很高的硕长镜头

正对着这个跌落的魔鬼。镜片上深邃的磷光闪闪的星空景象仿佛被一条凶狠的恶鲨咬碎了，变得凌乱不堪，狼藉一片。

杰弗无法像往常那样平静地观察天宇，他异常地激动起来了。

如果把杰弗的天文望远镜置放在空间站，那么他就会看见：此刻漆黑的太空幻化出许多不规则的凌乱弧线，从帷幕的黑缝中钻出一个庞大的卫星体。它足有一座水塔那么高大，周身斑驳，显得褴褛和面目可憎。两扇巨大修长的翅膀已经歪斜，蓝色板块已有一些剥落，一根根天线从它的顶部耷拉下来，披头散发的模样，愈见寒碜和疯癫。它摇摇晃晃，酩酊大醉似地拖着那些弧线，翻滚着不甚牢固仿佛就要散架的腰身，沿着轨道圈踉踉跄跄地盘旋下跌，一个多小时后它在轨道圈的远地点出现，又近一个小时它在轨道圈的近地点出现。在近地点时看得比较清楚，它呼啸着，张牙舞爪地向地球扑来。

杰弗激动地从镜头前转过脸：“玛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

“是吗？”玛丽怀着惊奇之心，立刻趋向前来接替他。

玛丽观测了一会，也激动得不能自己，尖声叫道：“杰弗，你真伟大！你无疑将载入史册。”

为了证实人类的这一惊险发现，杰弗和玛丽又把那些眼睛很亮的少年叫到跟前，说：

“几分钟前，我发现一颗奇怪的打滚的卫星，你们眼尖，再看一看。”

一会儿，一个少年离开镜头说：“老师，是有一个晃荡的亮点。”

杰弗问：“这颗星象个刺猬，打滚似地向下翻跌，是不是？”

“是的。”

玛丽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杰弗，我看这是一颗失控的卫星，不会错，一定是！”

杰弗肯定地：“它准是苏联的宇宙1402号！”

玛丽又一惊：“如果是这样，那可不得了，要是落到陆地上或城市里……”

杰弗神情马上现出一种忧虑。这是他在观察卫星活动时从来不曾流露过的。当孩子们在嘁嘁喳喳地议论这颗卫星的时候，他沉静得如同一个少女。

他揉了揉眼睛，又一次痴痴地望着星空——这片有一条“恶蟹”在游弋的无水的海。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宇宙，它有时透明澄澈，有时黑魃如漆。寂寥、肃穆、空漠、冷峻、永恒，没有任何装饰和奢侈；然而它又最阔绰富有：时间和空间没有源头也没有结束，万古悬念，悠悠漠漠……这个人类刚刚能感知的王国，它是多么美啊！

然而有一天这永恒的局面却发生了一个变格。一股呼啸着上升的巨大火焰，渐渐变成一个小小的亮点，倏忽间在星座间闪过，并且“嘀嘀”地打着唿哨——远离莫斯科的拜克努尔发射场向太空送上了人类第一个电波噪音：“伴侣一号”卫星。从此，宇宙的胃口越来越大，几乎每五天就有一颗卫星体射入轨道，连火箭碎片在内，至今已有一万多个卫星体在飞行，正常运行的亦有三千多个。探测、气象、导航、侦察、预警、攻击、实验室、空间站等各种卫星五花八门，太

空轨道变得熙熙攘攘，交通拥挤，垃圾过剩，噪音严重。没有谁能维持秩序，九天之上，有的是不守常规的“无赖或不法之徒”，它们常常在轨道上鲁鲁莽莽，滋事生非。人类的头顶上悬着不尽的无法预料的恐怖。

对太空的这种不安，天真地反映在英国一群青少年天文爱好者身上。“天文迷”专家杰弗带着他们对人造天体进行观察已经好几年了。今天，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太空在摇晃，感到脚下的地球也在摇晃。

这个业余卫星监视小组的领导者决定用他清醒的理智向人类世界敲起警钟。

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玛丽时，玛丽顿时从心中升起一种庄严感，她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如同站在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没有半点犹豫的余地。”

于是他们最终打定了主意。

于是高筒皮靴和高跟鞋急促地敲击山间石路。

杰弗和玛丽焦急地在路边招呼出租车。

他们的脚步飞跨过一座大楼门前的几十层台阶，气喘嘘嘘地在国家宇航局官员面前坐了下来……

就在同一时间内，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所属的空间防御的一个卫星中心也处在一个惊人发现的座标上。这个中心的监控站设在科罗拉多的一座山洞里。圣诞节刚过便灯火辉煌，拿着公文夹的人出进，行色匆匆。

控制室里紧张的寂静，凝神屏息，二十几个人在计算机雷达显示屏前搜索太空。

机前操作的人中有一个略略谢顶、眼神锐利的瘦高个工

程师，他叫艾斯考尔，穿一身浅蓝色的空军中校服。

蓦然间，他腾地站起来，情绪激动而不安地说道：“这颗星神经失常！”

他面前的电视荧屏上一个小亮点剧烈地痉挛，随即就消失了。

他坐下来，连忙调频，可是任凭他怎么按动键钮，痉挛的亮点再也没有出现。他急得满头大汗。

“立即报告北美空间司令部！报告里根总统。”

象这样需要惊动美国总统的新闻，当时连美国朝野也有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艾斯考尔在报告里根总统后，心里就发出一阵又一阵颤抖，他担心滑天下之大稽。

“对，卫星上的情况尚一无所知。”他通过长途电话报告他远在北京的上司贝尔兹说，“没有参数，也不知道卫星上装的危险物的具体形状、体积和重量，如同我们仅仅知道人分为男人、女人一样简略，因为事情太突然了。”

“可怕就可怕在对它一无所知！”还在中国访问的贝尔兹命令说，“限你在两三个小时内查清这个卫星的面目。我们的海军不会不知道它。”

“是！”

“难道是苏联特意放纵它一段时间，以便让西方惊出一身汗，打乱我们在北约将要举行的军事演习？”贝尔兹不放心地问道。

艾斯考尔耸耸肩，对这个观点表示不置可否。“天知道！卫星没装舌头，目前只偶尔听到它哼哼，发出哔哔的喉音。我国科学家必须给苏联科学家一个通知。而白宫说，他们只准备通知北约国家，这是为了等苏联开口时，而方世界

已经处于主动攻击的地位。”

“也许它会重新得到控制的。”贝尔兹说道，“正象病人会得到医治一样。”

“你自我安慰吧！”艾斯考尔说，“太空的事情，连上帝都靠不住。”

2. 苏联：深深地不安

美国人是否当即告诉苏联人，这无须证实。但我们知道，美国总是有那么些人在干事时总是围绕一个主旨，那就是不失时机地攻击苏联。当夜，这个卫星的消息已经在北美空间司令部的一幢大楼里印成一份又一份的简报，不少的头面人物又在上面加了一段又一段的批语，有关部门和情报部门翻箱倒柜，立即查询有关这类卫星的所有的原始材料，研究并证实迫近世界的危险，以引起五角大楼、白宫和总统的注意。在难以想象的效率里，他们完成了这个使命。

差不多同时，或者还要早一些时间，类似美国的这种紧张情景也在苏联上演着。有关这个卫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讯息久久地吸引了一个人的犀利目光。渐渐地他的这种目光变得呆滞黯淡起来。

他是航天航空部门的一个高级官员，已经六十岁了，人称“老头儿”。开始，他无论如何是不相信的。他走进卫星测控图表室，查询太空轨道情况，又叫人立即进行计算机演算。他的脸色变得愈来愈难看，他推測事情可能发生了。就象船在大海里翻了，找不到它一样。他开始十分不安地想起拜克努尔发射场，想起往日的忧虑……

杰弗发现的卫星是一颗什么卫星？它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发射的？为什么它的失控会引起世界的瞩目和恐慌？

让我们跟着这位官员回到1982年8月下旬的苏联拜克努尔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吧。它是这一历史性惊险事件的母腹。今后发生的一切，都打着它的胎记。

拜克努尔，好陌生的字眼。据说这个地方的草原有一个不祥的名字：丘拉坦，意即不幸和灾祸。

荒凉是它昔日的特征，直到19世纪60年代，这里才开始升起袅袅的炊烟，那是哥萨克骑兵扎下了第一座营帐。

而今这里已为世界所注意。

它是苏联的宇宙飞行器、导弹的发射场。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和第一个女宇航员B.B.捷列什科娃就是从这里踏上天路历程的。

它位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卡拉干达州，苏联的腹地，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之间，面积有一万余亩。你越过一大片沙漠，在远离莫斯科两千公里的地方，看见一片荒原之上屹立着几座警戒哨所，那便是它的入口处，四周都用复式圆形铁丝网围着，以示它的神秘。

这里几乎没有植物，动物仅仅局限于一些爬行类，就象我国的戈壁滩一样，举目都是沙砾和鹅卵石，偶尔有几十只黄羊和野马闯入这块禁区，但很快就饮弹身亡了。它们对于导弹和卫星的发射无疑是致命的威胁。

在这个发射基地的中心有一座高达几百英尺的总装大楼，有一条可供目前苏联正在研制的小型航天飞机着陆的跑道，在跑道一侧，搭着一座能发射与美国土星—V同一量级的助推器的发射台。一切都是第一流的，堪与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相媲美。

这天，1982年8月下旬，一枚大型火箭的第一级在发射台上起竖了。硕大的白色箭体七八个人搂抱不过来，它墩实地位立在那里，等待卫星的到来。

卫星在总装大楼里早已安装完毕，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测试检查，各种显示屏上的信号不断表明它是健康的，可以上天了。于是这个外表呈深蓝，长着三头六臂，头上有诸多天线触须的庞然怪物被安置在大型牵引车上，徐徐驶出厂房，辚辚地碾过漫长的水泥跑道，来到发射台边。

此刻，第二级火箭已经与矗立的第一级火箭对接好，正在吊装第三级火箭，一百多米高的起重设备在凹进水泥地的铁轨上来回移动，哨声响起，指挥员打着旗语，空中钢缆拦腰抓起庞大的第三级火箭，调整姿态后使它在空中变成垂直体，衔接在第二级火箭上。很好，十分利索，连磕碰的声音都没有。发射架平台上的技术工人连忙拧紧有标记的零部件。

卫星终于被吊装放入第三级火箭的顶端，接着涂着鲜红颜色的锥形的整流罩把外露的卫星罩上。一枚完整的巨型火箭就孑然矗立，矫健地站在太阳光里，以它的尖端刺破青天，撩拨着白云的心。荒僻广袤之地立刻生机盎然，充满着一派现代气息；同时又充满着奇异、风险与魅力的神话色彩。

发射零时快到了，从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物里飞出数以万计的电波讯息传给离火箭发射台一千米以远的地下指挥部，告诉它发射前的各种参数。

吊装设备迅速撤离。

燃料加注车已经给火箭喂饱，也迅速撤离。